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方盐商大闹节孝黄评：盐商而大闹节孝祠，不必看后文，其可恶已可见。

话说虞华轩也是一个非同小可之人天二评：虞庄杜三人之后，又出色写一虞华轩，以见天下人才未尝断绝，虽黄茅白苇中，亦自有轶群之品，穷而在下，又嫉于薄俗，故为矫激之行，不及诸君之浑厚。盖世运愈衰而贤者亦不免与化推移也。作者行文至此亦不觉淋漓透发，正如太史公作《货殖传》，嬉笑怒骂，极情尽致，机调一变。他自小七八岁上，就是个神童。后来经史子集之书，无一样不曾熟读，无一样不讲究，无一样不通彻。到了二十多岁，学问成了，一切兵、农、礼、乐、工、虞[[1]](#footnote-1)、水、火之事，他提了头就知到尾，文章也是枚、马[[2]](#footnote-2)，诗赋也是李、杜，况且他曾祖是尚书，祖是翰林，父是太守，真正是个大家。无奈他虽有这一肚子学问，五河人总不许他开黄评：非赞虞华轩，极言任是如此学问也不足奇，惟方、彭是希奇之物。。五河的风俗：说起那人有品行，他就歪着嘴笑；说起前几十年的世家大族，他就鼻子里笑；说那个人会做诗赋古文，他就眉毛都会笑。问五河县有甚么山川风景，是有个彭乡绅；问五河县有甚么出产希奇之物，是有个彭乡绅；问五河县那个有品望，是奉承彭乡绅；问那个有德行，是奉承彭乡绅；问那个有才情，是专会奉承彭乡绅齐评：�P势如飘�L急雨之�E至，如�p车骏�R之奔驰。黄评：痛写一番，评者比之粪蛆，妙矣。可知方、彭亦是溷厕中物。却另外有一件事，人也还怕：是同徽州方家做亲家；还有一件事，人也还亲热：就是大捧的银子拿出来买田。虞华轩生在这恶俗地方，又守着几亩田园，跑不到别处去，因此就激而为怒。他父亲太守公是个清官，当初在任上时，过些清苦日子；虞华轩在家，省吃俭用，积起几两银子。此时太守公告老在家，不管家务。虞华轩每年苦积下几两银子，便叫兴贩田地的人家来，说要买田、买房子；讲的差不多，又臭骂那些人一顿，不买，以此开心齐评：妙极。一县的人都说他有些痰气黄评：惟有此法。“痰气”者，正佯狂玩世也。所以余大先生家无此等人。到底贪图他几两银子，所以来亲热他。

这成老爹是个兴贩行的行头，那日叫管家请出大爷来，书房里坐下，说道：“而今我那左近有一分田，水旱无忧，每年收的六百石稻。他要二千两银子。前日方六房里要买他的，他已经打算卖给他，那些庄户不肯。”虞华轩道：“庄户为甚么不肯？”成老爹道：“庄户因方府上田主子下乡要庄户备香案迎接，欠了租又要打板子黄�u：��方盐商之横。天二评：又在成老爹口中写方家之法。所以不肯卖与他。天二评：��此言可知五河县�核祝�乡户亦然，田主�o气势�t反�欺矣。虞华轩道：“不卖给他，要卖与我？我下乡是摆臭案的？我除了不打他，他还要打我？齐评：快如�K州剪，爽如哀家梨。成老爹道：“不是这样说。说你大爷宽宏大量，不像他们刻薄，而今所以来惣成[[3]](#footnote-3)的。不知你的银子可现成？”虞华轩道：“我的银怎的不现成？叫小厮搬出来给老爹瞧。”当下叫小厮搬出三十锭大元宝来，望桌上一掀。那元宝在桌上乱滚，成老爹的眼就跟这元宝滚齐评：用笔亦如走盘之珠。天二评：�B心肝都跟着元宝滚。黄评：先生游戏，却不怕阅者肠子要笑断。虞华轩叫把银子收了去，向成老爹道：“我这些银子不扯谎么？你就下乡去说。说了来，我买他的。”成老爹道：“我在这里还耽搁几天，才得下去。”虞华轩道：“老爹有甚么公事？”成老爹道：“明日要到王父母那里领先婶母举节孝的坊牌银子黄评：想并无婶母节孝之事，故后来节孝祠进主并未到，不过要拉到王父母。顺便交钱粮；后日是彭老二的小令爱整十岁，要到那里去拜寿；外后日是方六房里请我吃中饭，要扰过他，才得下去。”虞华轩鼻子里嘻的笑了一声罢了黄评：鼻子里笑，已知方家中饭是假的。留成老爹吃了中饭；领坊牌银子，交钱粮去了。虞华轩叫小厮把唐三痰请了来。这唐三痰因方家里平日请吃酒吃饭，只请他哥举人黄评：“他哥”连着“举人”二字，妙。不请他，他就专会打听：方家那一日请人，请的是那几个，他都打听在肚里，甚是的确。虞华轩晓得他这个毛病黄评：好毛病，却偏有用处。那一日把他寻了来，向他说道：“费你的心去打听打听，仁昌典方六房里外后日可请的有成老爹。打听的确了来，外后日我就备饭请你。”唐三痰应诺，去打听了半天，回来说道：“并无此说，外后日方六房里并不请人。”虞华轩道：“妙！妙齐评：真是妙，妙。你外后日清早就到我这里来吃一天。黄评：倒便宜了三痰。送唐三痰去了，叫小厮悄悄在香蜡店托小官[[4]](#footnote-4)写了一个红单帖，上写着：“十八日午间小饭候光”，下写“方杓顿首”。拿封袋装起来，贴了签，叫人送在成老爹睡觉的房里书案上天二评：华轩是有作用人，却喜使乖，此其不及前辈处。成老爹交了钱粮，晚里回来看见帖子，自心里欢喜道黄评：好欢喜。“我老头子老运亨通了！偶然扯个谎，就扯着了，又恰好是这一日！”欢喜着睡下。

到十八那日，唐三痰清早来了。虞华轩把成老爹请到厅上坐着黄评：先请到厅上看。看见小厮一个个从大门外进来，一个拎着酒，一个拿着鸡、鸭，一个拿着脚鱼和蹄子，一个拿着四包果子，一个捧着一大盘肉心烧卖，都往厨房里去黄评：偏叫他先看，毒。成老爹知道他今日备酒，也不问他齐评：可�^得意�O矣。天二评：意在方老六家，故不��也，然而已心焉数之。虞华轩问唐三痰道：“修元武阁的事，你可曾向木匠、瓦匠说？”唐三痰道：“说过了。工料费着哩。他那外面的围墙倒了，要从新砌；又要修一路台基，瓦工需两三个月；里头换梁柱，钉椽子，木工还不知要多少。但凡修理房子，瓦木匠只打半工；他们只说三百，怕不也要五百多银子才修得起来。”成老爹道：“元武阁是令先祖盖的，却是一县发科甲的风水；而今科甲发在彭府上，该是他家拿银子修了，你家是不相干了，还只管累你出银子？”虞华轩拱手道：“也好。费老爹的心向他家说说，帮我几两银子，我少不得也见老爹的情。黄评：还要可恶，妙在华轩并不怒，反如此说，真是乖子。天二评：此答非��呆所能。成老爹道：“这事我说去。他家虽然官员多，气魄大，但是我老头子说话，他也还信我一两句。齐评：说得不亢不卑。虞家小厮又悄悄的从后门口叫了一个卖草的，把他四个钱，叫他从大门口转了进来，说道：“成老爹，我是方六老爷家来的。请老爹就过去，候着哩。”成老爹道：“拜上你老爷，我就来。天二评：自然遵教。那卖草的去了。

成老爹辞了主人，一直来到仁昌典，门上人传了进去。主人方老六出来会着，作揖坐下。方老六问：“老爹几时上来的？黄评：劈头一句。成老爹心里惊了一下，答应道：“前日才来的。”方老六又问：“寓在那里？”成老爹更慌了黄评：笑杀。答应道：“在虞华老家。”小厮拿上来茶吃过。成老爹道：“今日好天气。”方老六道：“正是。”成老爹道：“这些时常会王父母？”方老六道：“前日还会着的。”彼此又坐了一会，没有话说黄评：方知华轩趣甚。又吃了一会茶，成老爹道：“太尊这些时总不见下县来过。若还到县里来，少不得先到六老爷家。太尊同六老爷相与的好，比不得别人。其实说，太爷阖县也就敬的是六老爷一位，那有第二个乡绅抵的过六老爷！齐评：独不怕彭老五怪乎？如此��说，�没得吃，如何不�猓』破溃荷俜畛邪�。方老六道：“新按察司到任，太尊只怕也就在这些时要下县来。”成老爹道：“正是。”又坐了一会又吃了一道茶，也不见一个客来，也不见摆席天二评：虞家此�r坐席了。成老爹疑惑，肚里又饿了黄评：写饿了，方见后文之妙。只得告辞一声，看他怎说。因起身道：“我别过六老爷罢。”方老六也站起来道黄评：主人也站起来，是无望矣。“还坐坐。”成老爹道：“不坐了。”即便辞别，送了出来。成老爹走出大门，摸头不着，心里想道：“莫不是我太来早了？”又想道：“莫不他有甚事怪我？”又想道：“莫不是我错看了帖子？”猜疑不定黄评：三者必有之情，断不疑为戏也。又心里想道：“虞华轩家有现成酒饭，且到他家去吃再处。天二评：我亦代成老爹算着�@一路救兵。一直走回虞家。虞华轩在书房里摆着桌子，同唐三痰、姚老五和自己两个本家，摆着五六碗滚热的肴馔，正吃在快活处齐评：用�P亦��到快活处。见成老爹进来，都站起身。虞华轩道：“成老爹偏背了我们，吃了方家的好东西来了，好快活！黄评：不等他开口，妙，毒。便叫：“快拿一张椅子与成老爹那边坐黄评：妙在远远的放一张椅子，不让他入坐。泡上好消食的陈茶来与成老爹吃。天二评：何妨使他近些，闻�香气也好。不但没得吃，还要替他消食，真是�不�涡小；破溃合�食陈茶，趣。小厮远远放一张椅子在上面，请成老爹坐了。那盖碗陈茶，左一碗，右一碗，送来与成老爹。成老爹越吃越饿，肚里说不出来的苦天二评：此�r不知成老爹肚里蛔虫作何�幼樱炕蛟徽�似厕里蛆虫翻上翻下。黄评：令人肚肠笑断。看见他们大肥肉块、鸭子、脚鱼，夹着往嘴里送，气得火在顶门里直冒黄评：此时生气，方知其戏。他们一直吃到晚，成老爹一直饿到晚黄评：问你还可恶、还扯谎否。等他送了客，客都散了，悄悄走到管家房里要了一碗炒米，泡了吃。进房去睡下，在床上气了一夜黄评：已知其戏，故生气，又说不出来。华轩虐甚，趣甚。次日，辞了虞华轩，要下乡回家去。虞华轩问：“老爹几时来？”成老爹道：“若是田的事妥，我就上来；若是田的事不妥，我只等家婶母入节孝祠的日子，我再上来。”说罢，辞别去了。

一日，虞华轩在家无事，唐二棒椎走来说道：“老华，前日那姓季的果然是太尊府里出来的，住宝林寺僧官家。方老六、彭老二都会着。竟是真的！齐评：奇哉！天二评：此数句正注下文方老六同��公子在龙兴寺吃酒�[戏子，正是姓季的�款^。虞华轩道：“前日说不是也是你；今日说真的也是你。是不是罢了，这是甚么奇处！黄评：还他冰冷。唐二棒椎笑道：“老华，我从不曾会过太尊，你少不得在府里回拜这位季兄去，携带我去见见太尊，可行得么？”虞华轩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过了几日，雇了两乘轿子，一同来凤阳。到了衙里，投了帖子。虞华轩又带了一个帖子拜季苇萧。衙里接了帖子，回出来道：“季相公扬州去了，太爷有请。黄评：了季苇萧。二位同进去，在书房里会。会过太尊出来，两位都寓在东头。太尊随发帖请饭。唐二棒椎向虞华轩道：“太尊明日请我们，我们没有个坐在下处等他的人老远来邀的黄评：有何不可处。明日我和你到府门口龙兴寺坐着，好让他一邀，我们就进去。”虞华轩笑道：“也罢。”

次日中饭后，同到龙兴寺一个和尚家坐着，只听得隔壁一个和尚家细吹细唱的有趣。唐二棒椎道：“这吹唱的好听！我走过去看看。”看了一会回来，垂头丧气，向虞华轩抱怨道：“我上了你的当齐评：真是��都��不出，不知作者何能形容到此，不亦酷乎？天二评：自请跟来，又云上��，奇哉！黄评：反说上了他的当。你当这吹打的是谁？就是我县里仁昌典方老六同厉太尊的公子，备了极齐整的席，一个人搂着一个戏子，在那里顽耍天二评：可知季苇萧�L事只是胡哄�^去。他们这样相厚，我前日只该同了方老六来；若同了他来，此时已同公子坐在一处天二评：�w去飞�砉�子旁。如今同了你，虽见得太尊一面，到底是个皮里膜外的帐，有甚么意思！黄评：写势利，至此方是入骨，却亏他说得出口。虞华轩道：“都是你说的，我又不曾强扯了你来。他如今现在这里，你跟了去不是！”唐二棒椎道：“同行不疏伴，我还同你到衙里去吃酒。”说着，衙里有人出来邀，两人进衙去。太尊会着，说了许多仰慕的话，又问：“县里节孝几时入祠？我好委官下来致祭。”两人答道：“回去定了日子，少不得具请启来请太公祖。”吃完了饭，辞别出来。次日，又拿帖子辞了行，回县去了。

虞华轩到家第二日，余大先生来说：“节孝入祠，的于出月初三。我们两家有好几位叔祖母、伯母、叔母入祠，我们两家都该公备祭酌，自家合族人都送到祠里去。我两人出去传一传。”虞华轩道：“这个何消说！寒舍是一位，尊府是两位，两家绅衿共有一百四五十人。我们会齐了，一同到祠门口，都穿了公服迎接当事，也是大家的气象。黄评：先写得极热闹。余大先生道：“我传我家的去，你传你家的去。”虞华轩到本家去了一交，惹了一肚子的气，回来气的一夜也没有睡着。清晨，余大先生走来，气的两只眼白瞪着，问道：“表弟，你传的本家怎样？”虞华轩道：“正是；——表兄传的怎样？为何气的这样光景？”余大先生道：“再不要说起！我去向寒家这些人说，他不来也罢了，都回我说，方家老太太入祠，他们都要去陪祭候送，还要扯了我也去。我说了他们，他们还要笑我说背时的话，你说可要气死了人！”虞华轩笑道：“寒家亦是如此，我气了一夜！明日我备一个祭桌，自送我家叔祖母，不约他们了！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我也只好如此！”相约定了。

到初三那日，虞华轩换了新衣帽，叫小厮挑了祭桌，到他本家八房里。进了门，只见冷冷清清，一个客也没有。八房里堂弟是个穷秀才，头戴破头巾，身穿旧襕衫，出来作揖天二评：此�F秀才未往方家亦难得。虞华轩进去拜了叔祖母的神主，奉主升车。他家租了一个破亭子，两条扁担，四个乡里人歪抬着黄评：歪抬着，如见。也没有执事。亭子前四个吹手，滴滴打打的吹着，抬上街来。虞华轩同他堂弟跟着，一直送到祠门口歇下。远远望见也是两个破亭子，并无吹手，余大先生、二先生弟兄两个跟着，抬来祠门口歇下。四个人会着，彼此作了揖。看见祠门前尊经阁上挂着灯，悬着彩子，摆着酒席。那阁盖的极高大，又在街中间，四面都望见。戏子一担担挑箱上去，抬亭子的人道：“方老爷家的戏子来了！齐评：抬亭子人亦有恨不得抬方老太太的意思。又站了一会，听得西门三声铳响，抬亭子的人道：“方府老太太起身了！黄评：用抬亭子人说，最妙。盖羡慕之至，又急于要看热闹。须臾，街上锣响，一片鼓乐之声，两把黄伞，八把旗，四队踹街马[[5]](#footnote-5)，牌上的金字打着“礼部尚书”、“翰林学士”、“提督学院”、“状元及第”，都是余、虞两家送的黄评：气人不气人。执事过了，腰锣，马上吹[[6]](#footnote-6)，提炉，簇拥着老太太的主亭子，边旁八个大脚婆娘扶着齐评：真好看。黄评：我想老太太只怕也是大脚。方六老爷纱帽圆领，跟在亭子后。后边的客做两班：一班是乡绅，一班是秀才。乡绅是彭二老爷、彭三老爷、彭五老爷、彭七老爷；其馀就是余、虞两家的举人、进士、贡生、监生，共有六七十位，都穿着纱帽圆领，恭恭敬敬跟着走黄评：乡绅不可失体统，故“恭恭敬敬”。一班是余、虞两家的秀才，也有六七十位，穿着襕衫、头巾，慌慌张张在后边赶着走黄评：“慌慌张张赶着走”，确是秀才，妙笔如是。乡绅末了一个是唐二棒椎，手里拿一个簿子在那里边记帐；秀才末了一个是唐三痰，手里拿一个簿子在里边记帐天二评：�商聘�爽，不愧二难。黄评：得记帐簿为幸。那余、虞两家到底是诗礼人家，也还厚道黄评：还说“诗礼人家”，还说“厚道”，嫉之甚矣，偏以讥诮语写之，愈见沉痛。走到祠前，看见本家的亭子在那里，竟有七八位走过来作一个揖齐评：七、八位何其多也。天二评：�w亦庸中�C�C矣。便大家簇拥着方老太太的亭子进祠去了。随后便是知县、学师、典史、把总，摆了执事来吹打安位。便是知县祭，学师祭，典史祭，把总祭，乡绅祭，秀才祭，主人家自祭。祭完了，绅衿一哄而出，都到尊经阁上赴席去了齐评：原来为此。

这里等人挤散了，才把亭子抬了进去，也安了位。虞家还有华轩备的一个祭桌，余家只有大先生备的一副三牲，也祭奠了。抬了祭桌出来，没处享福，算计借一个门斗家坐坐。余大先生抬头看尊经阁上绣衣朱履，觥筹交错。方六老爷行了一回礼，拘束很了，宽去了纱帽圆领，换了方巾便服，在阁上廊沿间徘徊徘徊。便有一个卖花牙婆黄评：千古奇谈，所谓“大闹”矣。姓权，大着一双脚，走上阁来，哈哈笑道：“我来看老太太入祠！”方六老爷笑容可掬，同他站在一处，伏在栏杆上看执事黄评：偷来执事，只好吓卖花婆。方六老爷拿手一宗一宗的指着说与他听。权卖婆一手扶着栏杆，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，捉着，一个一个往嘴里送黄评：写到如此不堪，令阅者几不欲观，而先生不遗余力，穷形尽相，岂非禹鼎铸奸，欲少有天良者一醒悟耶。天二评：尊�阁上有�u花婆拉开裤腰捉虱子吃，亦千载一�r。余大先生看见这般光景，看不上眼，说道：“表弟，我们也不在这里坐着吃酒了。把祭桌抬到你家，我同舍弟一同到你家坐坐罢。还不看见这些惹气的事！”便叫挑了祭桌前走。他四五个人一路走着。在街上，余大先生道：“表弟，我们县里，礼义廉耻，一总都灭绝了黄评：“礼义廉耻，一总灭绝”，八字尽之。也因学宫里没有个好官！若是放在南京虞博士那里，这样事如何行的去！”余二先生道：“看虞博士那般举动，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样，只是被了他的德化，那非礼之事，人自然不能行出来。黄评：安得不以为书中第一人。天二评：回��顾祖。虞家弟兄几个同叹了一口气，一同到家，吃了酒，各自散了。

此时元武阁已经动工，虞华轩每日去监工修理。那日晚上回来，成老爹坐在书房里。虞华轩同他作了揖，拿茶吃了，问道：“前日节孝入祠，老爹为甚么不到？”成老爹道：“那日我要到的，身上有些病，不曾来的成黄评：大约自知上不得台盘，故不敢来。舍弟下乡去，说是热闹的很。方府的执事摆了半街，王公同彭府上的人都在那里送，尊经阁摆席唱戏，四乡八镇几十里路的人都来看，说：‘若要不是方府，怎做的这样大事！’你自然也在阁上偏我吃酒。齐评：这是一定之理。黄评：歆羡之至。虞华轩道：“老爹，你就不晓得我那日要送我家八房的叔祖母？”成老爹冷笑道：“你八房里本家穷的有腿没裤子，你本家的人，那个肯到他那里去，连你这话也是哄我顽，你一定是送方老太太的。”黄评：竞以为不去便非人情。华轩道：“这事已过，不必细讲了。”吃了晚饭，成老爹说：“那分田的卖主和中人都上县来了，住在宝林寺里，你若要他这田，明日就可以成事。”虞华轩道：“我要就是了。”成老爹道：“还有一个说法：这分田全然是我来说的，我要在中间打五十两银子的‘背公’[[7]](#footnote-7)，要在你这里除给我；我还要到那边要中用钱去。”虞华轩道：“这个何消说，老爹是一个元宝。黄评：只管许他。当下把租头、价银、戥银、银色、鸡、草、小租、酒水、画字、上业主，都讲清黄评：一一细写，始见后文之趣。。成老爹把卖主、中人，都约了来，大清早坐在虞家厅上。成老爹进来请大爷出来成契。走到书房里，只见有许多木匠、瓦匠在那里领银子。虞华轩捧着多少五十两一锭的大银子散人黄评：成老爹眼睛又苦了。一个时辰就散掉了几百两。成老爹看着他散完了，叫他出去成田契。虞华轩睁着眼道：“那田贵了！我不要！黄评：竟似痰气，令我阅之称快不绝。成老爹吓了一个痴。虞华轩道：“老爹，我当真不要了。”便吩咐小厮：“到厅上把那乡里的几个泥腿替我赶掉了！黄评：问你还敢可恶否。成老爹气的愁眉苦脸天二评：此气比十八夜里更凶。只得自己走出去回那几个乡里人去了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身离恶俗，门墙又见儒修；客到名邦，晋接不逢贤哲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【卧评】 　　 此篇重新把虞华轩提出刻画一番，是文章之变体。提清薄俗浇漓，色色可恶，惟是见了银子，未免眼热，只此一端，华轩颇可以自豪，以伏后文不买田之局。是国手布子，步步照应。 　　 成老爹往方家吃饭一段，阅者虽欲不绝倒不可得已。 　　 写唐二棒椎真能入木三分。看他既会太尊，又以不得同公子谑饮为恨，此人脾胃真难调摄，不知追逐势利场中，如之何而后可以言得意也。 　　 入节孝祠一段，作者虽以谑语出之，其实处处皆泪痕也。薄俗浇漓，人情冷暖，乌衣子弟触目伤心。文中处处挽虞博士，是通身筋节。 【齐评】 　　 书中如莺�湖一番雅集，即有西湖一会俗气以衬之。湖亭品花案，风流跌宕，复有登高饯别图博雅雍容以配之；泰伯祠礼乐彬彬之度，又有此回节孝祠俗尘扰扰之状以形之。极笔墨互相掩映之妙。

1. 虞——开发山泽物产资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枚、马——指西汉文学家枚皋和司马相如。枚皋下笔很快，人称“枚速”；司马相如文词美富，人称“马工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惣（zǒnɡ）成——“惣”，这里当“总”字用，“总成”同“总荐”，就是推荐、撮合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小官——伙计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踹街马——仪仗中的“礼马”。同色的二匹排作一排，也叫“对子马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马上吹——一种长喇叭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打背公——就是“打背弓”，本戏剧里背人独白的术语，这里是打偏手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